

【新村记忆】

## 鞋

文 王美彪 配图 哈哈哨

中搭瓣的布鞋和皮鞋，在好几里都是女人的最爱。1970年代，曹杨一村的女人，很少有没穿过中搭瓣的。

中搭瓣的布鞋是黑色细灯芯绒做的鞋帮，底子有纳的布底，也有塑料底的，最受欢迎的是棕色塑料底的。而中搭瓣的皮鞋则分宽窄两种，窄得显得小巧些，似乎更适合小女孩子穿；宽的显得成熟些，更适合大一点的女人穿。

印象中，搞文艺的，特别是跳舞的，更喜欢穿中搭瓣的布鞋，以职业的八字步轻盈地从街上飘过，常会吸引很多男子的目光。

男人的选择除了球鞋，就是松紧鞋，也就是北京所谓的“懒汉鞋”。首选是自己纳的布底，得厚才穿着舒坦，现在的布鞋底都太薄了。鞋底得打上前后掌，这样可以保护鞋底不至于过快被磨坏。所以，那时候鞋匠的生意是很好的，因为几乎人人都有布鞋，有布鞋的就得打前掌后掌，不分男女。

在上海，习惯于把鞋匠叫皮匠。皮匠最特别的是吆喝。上海那么多手艺人，比如木匠、铁皮匠、篾匠、箍桶匠、泥瓦匠等等，他们的吆喝虽然内容不同，口音也有浦东、苏北、宁波、上海郊县等之分，但是都能听懂，唯独皮匠的吆喝听不懂，他们总是发出一种音，拉得半长。因为从没有直接问过他们，所以到现在我都不晓得皮匠整天在弄堂里吆喝的是什么。



旧时的曹杨公园，附近的皮匠摊已不复存在 哈哈哨/摄

我家门口的邮局对面，是文化宫，文化宫的把角，也就是棠浦路和兰溪路十字路口的东北角，常年有个皮匠摊。皮匠约摸五十来岁，每天早晨从我家楼下穿过，所以每天都能听到他不知所云的吆喝。

一到东北角，放下担子，他就取出篮球去打水，因为皮匠修鞋的时候离不开水，无论过锥子、阳钩子还是磨刀。这篮球不是完整的，而是三分之二那么大，上面开了三分之一大的口，也不知皮匠是怎么想出来的，或者本来就是捡来的破篮球改造成的。除了新疆、海南和台湾，全国其它省市自治区直辖市和特别行政区，我都去过，也许我孤陋寡闻，但是我目力所及之处，用篮球装水的皮匠只此一家。

我几乎每天做完作业，都会跑去看皮匠干活，觉得很奇妙，再烂的鞋到他手里，都能修，有些皮鞋甚至鞋面和鞋底都穿漏了，他也照修。

每天生意都不错。现在想来，在那个年月，其实皮匠该是比较富有的人。

一村一区的南面是曹杨公园，公园边上是菜市场，上海人叫小菜场。小菜场门口也有皮匠摊，但是我不去看，因为那里的皮匠没有篮球。但是那里的皮匠边上有个摊位很吸引我，是修袜子的。修袜子的是个三十来岁的女人，手巧极了，无论丝袜还是尼龙袜，到了她手里，都能给织补得不露痕迹，完好如初，线袜更是不在话下。修袜子，纯属困难岁月的特殊行当，如今谁还会把破袜子送到摊上去修？再说也见不着修袜子的手艺人了。于是惦记，那女人，改革开放之后，会以什么谋生呢？

我们家很少把鞋袜拿出去修，因为我外婆擅长女红，我父亲自己会鞋匠的手艺。我到现在都清楚地记得，外婆每回到商场二楼买了各

式鞋样回来，就开始剪裁裕襟作鞋帮子。因为一般的衣裳外婆自己会做，复杂的才拿出来交给裁缝做，所以不管多大的碎布头外婆都攒着，得空就调好浆糊，坐在小板凳上，取出存储碎布头的布袋子，戴上老花镜，自顾自地糊裕襟。时常会听到她老人家边走活计边哼小曲，有时她会给我们兄弟俩讲她年轻时吃的苦。

外婆今年八十九了，比外公大一岁，回上海探亲，有时我会跟她说起这些往事。只要一提，她就会来兴致，一直说下去。外公则老是干扰，埋怨她把什么年头的事都给提起来说。

因为会皮匠手艺，父亲就置了些鞋匠的简单家什，把一家几口布鞋上鞋底和打掌的活都给包了，有时隔壁邻居也会来求助。最初的布鞋底都是外婆自己纳的，春节父亲回上海探亲时再给打掌。父亲看外婆纳鞋底比较辛苦，就从江西带了些整块的橡皮回来，按照我们家大小的鞋码尺寸，在橡皮块上切出鞋底。这橡皮块因为厚，所以比布底要结实，也更耐穿耐磨。

父亲给布鞋上底，跟外面的皮匠不同，他总是把蜡线从橡皮鞋底的侧面钩进去跟鞋帮缝上，说，这样的蜡线是暗线，不在鞋底，因此不会被磨破。外婆和父亲共同完成的松紧鞋，我至少穿了十来年，也不晓得一共有多少双了。

很后悔，那鞋，没能保留一双，我后来买的懒汉鞋，不管什么老字号出的，都不舒坦，渐渐就放弃了。

## 童年蝉趣

文 张佳(杏梅园居民)

每当听见蝉儿在枝头欢快地唱歌，我就会想到自己的童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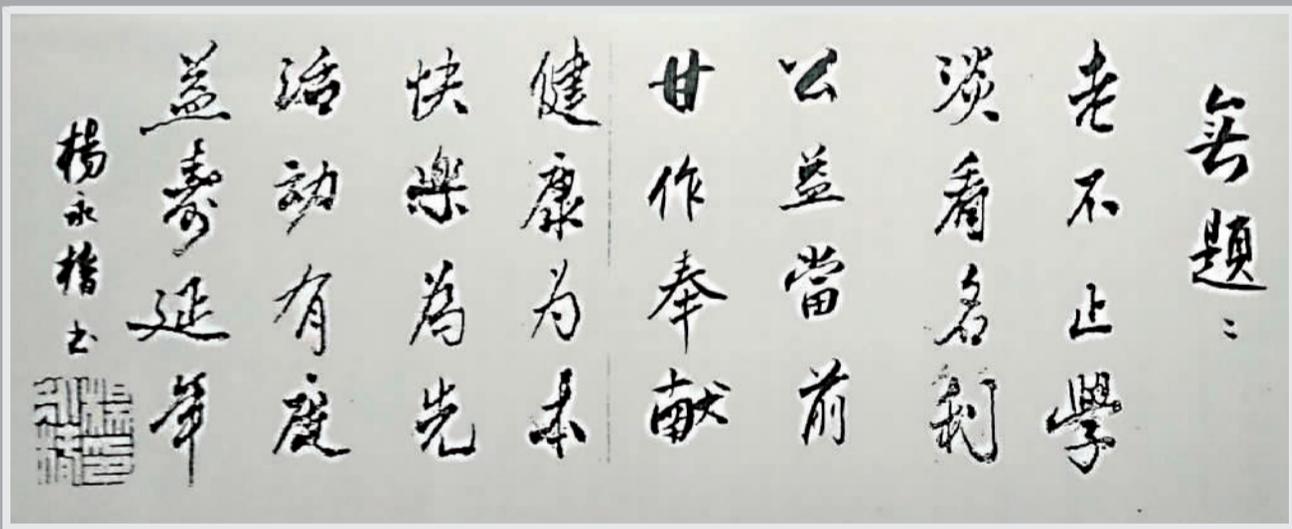
小时候，我们家住在部队家属大院里。作为70后的孩子，童年里是没有智能手机、ipad之类的东西的，连做梦也想不到这些。物质匮乏的年代，每年暑假两个月的时间，似乎特别漫长。我们这些孩子们就在大院的树林草坪中上下求索，寻找童年的乐趣，其中就包括捕蝉（我们小时候叫知了）。就像那句话里说的，小时候，抓到了一只蝉，就好像抓住了整个夏天。

记得大院里的一些大孩子，学习不咋地，做弹弓的技术却不错，做的弹弓打得又远又准，让我羡慕不已。我常和他们一起爬到三楼或者四楼，看他们透过楼道的窗户，对准外面树干上的知了，瞄准了就是一下。只是这种弹弓“火力”太大，被打下来的知了往往已经脑袋开花，一命呜呼了。

与“就地正法”相比，我的愿望是有一天能生擒几只做玩具。母亲为了让我假期多呆在家里，不要出去调皮，总是说“温度越高，知了叫得越响。你听今天知了叫得多响，不要去外面晒。”但我总是闲不住，那嘈杂的蝉鸣似乎是在有意诱惑我去捉。《庄子》里面提到的那个“有道”的佝偻老人用顶端涂着树脂的竹竿捉蝉这一绝招，我是上了大学才知道的。而我小时候采用的笨方法，就是午后常去大院的那几棵高大茂密的梧桐树下寻找，希望碰巧捉到几只。可是这些“泥猴子”实在狡猾，总是趁夜里月黑风高夜“悄悄地进村”，无声无息地钻出地面，爬上树干，完成“金蝉脱壳”，只留下树上的几个空壳。这时候的我，只能取下树干上的空壳子玩玩。后来听人说，知了喜欢雨后破土而出。于是每到下雨之后，我都会满怀希望的去寻找。有一次居然真得捉到一只，我如获至宝，高兴得不得了，立即将其“收容”在我的蚊帐里。没过多久，这只蝉竟然也开始褪壳，从壳里钻出一个软软的，嫩绿色的新生命。只是这古人认为餐风饮露的虫儿也许树汁喝得太饱，竟毫不客气地在我蚊帐上留下一泡尿迹。母亲为此还数落了我一顿。

后来，我渐渐长大，童年的小伙伴们也各奔东西，不知道去了哪里，70后的他们想必也早已为人父人母。而当年那个喜欢午后在树下寻找知了的我，忽然之间也已是不惑之年。如今人们的生活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“吃鸡”、王者荣耀……各种电子产品、游戏充斥着我们的生活，现在孩子们可以玩的东西无穷无尽，似乎没有谁再对蝉这土里钻出来的泥猴儿提起兴趣。而我却固执地怀念着每年盛夏这如约而至的悠悠蝉鸣，以及那渐行渐远的七零后的美好童年。

【书画作品】



作者：山穷花明

副刊  
征稿启事

我们想要找到举起相机记录身边美景、拍下精彩瞬间的你，我们想要找到提起笔杆写下身边趣事、记录生活感悟的你，我们更想找到泼墨挥毫、妙笔生辉、丹青妙手的你。

如果你在摄影、写作、书法、绘画等方面有兴趣，欢迎投稿。书面稿请寄：龙华路1887号3楼曹杨社区晨报；

电子稿请寄：  
caoyang\_home@126.com

## 小区里的“垃圾革命”

文 梅常青(金杨园)

今年5月以来，曹杨万都花园小区按照上海市7月1日实行的《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》，围绕如何在小区“垃圾分类”更顺利、分类效果更佳的主题，不少志愿者提出特色的“金点子”。

目前小区垃圾分类宣传工作正紧锣密鼓地开展，金杨园居委会领导和物业利用早上上班，晚下班到小区巡视指导，物业和志愿者深入楼道，进门入户，宣传垃圾分类知识、废品回收途径和相关政策等，以实际行动引导广大居民进行垃圾分类投放和回收，进而养成垃圾分类自觉分类、环境人人爱护的良好氛围。通过小区玻璃橱窗等宣传，很

多居民都知道“垃圾分类”势在必行。而大家更关心的是：小区垃圾房改造后怎么引导“定时投放”、商品房小区新建垃圾房如何“选点”、厨余垃圾“二次分类”后外面的塑料袋如何二次利用……大家认为只有解决这样一个小问题，打通“微循环”；“垃圾分类”就能逐步成为常态、长期的居民自觉行动。

“垃圾分类”人人做起，就从改变自己开始。譬如喝空与有残留物的奶茶杯子有不同的扔法、晶莹剔透的香水瓶、用过的“邦迪”怎么有害垃圾？如何养成带着“垃圾”去逛街的习惯？随着宣传不断深入，年轻的居委干部也深有体会：有些习惯要改变、有些知识要学习。

垃圾分类好处多，废品回收有去处。居委会在可利用垃圾上下足功夫，打通垃圾回收路径。一方面，居民可将废纸、旧金属、废旧电器等可回收垃圾分类后直接交给清洁工，由废品回收企业统一收购；另一方面，居民还可自行去废品站，用废品垃圾兑换超市日常生活用品，极大提高业主参与垃圾分类的积极性和自觉性。

目前，我们小区已基本实现了生活垃圾“清洁工收集，居委会干部督查，公司统一清运，统一处理”的处理模式。一场业主参与、全民行动的“垃圾革命”正在我们社区如火如荼地开展中。“一月有效化，两月专业化，三月精细化”的垃圾分类目标，正与我们渐行渐近。